



千仞著
第三冊

伊5
698
3



門 伊 5
號 698
卷 8



尊攘紀事卷五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長藩攘夷

長藩自米艦來要以後專以練武為事以下關為中國咽喉築砲臺七所繫汽船列大砲攘夷期已逼磨勵日夜以茲五月十日米國汽艦泊長府久坂寺島二人進兵艦與岸上砲臺應擊米艦拔錨駛走奏狀朝廷下書褒賞廿三日法艦駛走檀浦戌兵砲擊小倉藩戌兵隔海相對傍觀不應遣使讓其阻詔藩人曰幕府未令攘夷故不敢妄發長人曰貴疆扼海口與我東西相對而不戮力於我不特使外夷得計朝

木原曰小倉氏君臣荒離之張本

尊攘紀事卷五

威不行天下也。發兵數百。畧田浦築砲臺嚴守。廿六日荷艦過赤馬關。各壘砲擊。荷艦應擊。壞龜山八幡社。六月朔米軍艦抵赤馬關挑戰。會世子巡視海備。將駕汽船歸山口。旗幟羣立。米艦故衝列船中間。擊碎庚申壬戌二艦。死傷若干人。毛利氏以外釁一開。非獨力之所支。請援隣近。各藩皆依倚而答。上書請廷議運良策。十六日英艦抵長府。守兵遣使告不妄擊。英艦測量深淺方位。直經兵庫抵大坂港。因藩戍兵砲擊之。英艦不應。七月正親町公董奉詔西下。慶親父子迎謁。公董宣勅曰。朕嘉汝掃攘不愆。期特遣重使勞慰將士。宜勦醜類以安宸襟。藩人導巡視沿

河野曰。一再戰之隣。校不免為無謀攘夷。

海賑恤罹兵燹者。慶親遣支藩上京謝恩。幕議以毛利氏為誤解攘夷旨。遣監察中根市丞詰責之。又遣牧野村上二氏諭九州列藩。乘朝陽艦同發。已至田浦。長兵砲擊。告為幕使。長兵愈怒。不敢止發砲。轉赴赤馬關。旗幟林立。擐甲馳馬。將士奮揚。連發大砲。九墜艦中。冒萬死上岸。告為幕使。且詰發砲守兵。傲然曰。夷艦往往偽揭幕旗而過。故汽艦不論彼我。一一砲擊。中根氏命小倉藩士為導。長兵聞知。入艦搜索。其人恐累中根氏自殺。既而守將來見曰。寡君當出聽使命。請就館舍。導至一舍曰。藩砲擊夷艦壞二軍艦。乞借朝陽艦。乃舣脚船送致牧野村上二人小倉。

本原曰。長人怒氣如火。而發監使問詰無策亦甚。幕府之病在不得諸藩之情。

安達曰。騎虎之勢。不得不至此。

此浮浪持論。

奪朝陽艦。翌日一人稱藩主命來見。中根詰不請幕府砲擊外艦。及掠奪田浦。且曰幕府方請朝廷姑止攘夷待後令。其人大怒。不敢接言。激徒聞之。要路刺殺屬吏無一還者。先是平野真木久坂諸氏憤幕吏因循為說。曰緩寇一日。大機悉失。非車駕親征。則天下之事不可復為。四方浮浪爭贊是說。於是慶親命益田彈正東上。就關白鷹司氏。奏小倉氏五罪。曰朝廷頒告攘夷之期。幕府私令諸藩沮之。天下漠然不知期日為何事。況今釁端已開。此皇國危急存亡之秋。非六師親發。以令天下。則臣竊恐皇威陵替。日甚一日。其禍不可測。請速移蹕函根。勦絕醜夷巢窟。以

野口曰。亂極而思治。極而思亂。同一理。天下若無事三百年。勢不得不至此。

決天下方向。又使久坂真木諸人說朝貴。肥後宮部鼎藏山田十郎土佐土方久元上書曰。幕府姦吏為狐為蝥。其未以兵威逼朝廷者。憚名分耳。而知名分在君子。至小人無忌憚者。為北條泰時為足利高氏何所不至。聞越前氏發使說薩薩越合從。則關西諸藩大半響應。夷考方今列藩大抵皆偷安附勢。無足托家國者。方今大計有六。師親征而已。錦旗所向。誰敢異同。請速進鳳輦。濃尾之間。勅中川親王為先鋒。前踰函嶺。臨橫濱。衝醜虜巢窟。以次及長崎。函館。則四方志士雲合霧集。不特醜虜不足為虞。中興大業可一舉而成也。三條卿以下爭贊是議。詔眾議可否。

本原曰。使是策施行當時則天下之事瓦解土崩。唯此事激動天下。旋天運日速。一日事固有不可知者。

安達曰。激發天下士心。實在此一詔。

衆謂洋夷雖強。梁未至凌辱朝廷。折兇鋒。張國威。武臣之職。幕府之責。何遽至勞聖體。議奏及參政寄人皆曰。幕府因循。舉世偷惰。陛下一命駕。則海內奮起。勇氣百倍。可以奏掃攘大偉勳。一千歲一時。此機不可失。關白不敢決。召因備米澤三侯阿波世子諮之。四侯同辭曰。幕府果不能奮撻伐之威。臣輩雖無似。猶能致一臂之力。今誰出斯暴言。其罪可斬。關白爲然。却其議。諸藩浮浪切齒。皆曰。四侯阿附幕府。庸懦無足與爲。說議奏及參政寄人逼關白曰。少猶豫。則失天下之機。關白不得已。奏決。乃詔曰。戎狄跋扈。凌蔑皇威。朕將親御六師。剪滅異類。先奉大和。拜神武。

浮浪之功亦大

皇陵。然後詣伊勢。告之大廟。頒軍令。天下勅召毛利氏父子參大議。是爲八月十三日。四侯大驚。詣朝請謁。久之入見。泣奏曰。陛下何遽至此。臣等雖無似職。在藩屏。臣等在此不可勞聖體。陛下倘委臣等以膺懲之任。豈敢不盡力。唯臣等蒙德川氏之恩。二百餘年。今也家茂年少。一旦使之陷大不義。義之所不忍。願陛下姑回聖慮。使幕府成攘夷之功。上曰。如詔已下。何。四侯曰。陛下若不能回聖慮。願使臣等東下督幕府。掃滅羶虜。幕府不奉命。則臣等直蹂躪橫濱。不克則死之。願陛下紓旬日。借臣等一死之地。而後徐命聖駕。六師繼發。未爲晚矣。上曰。朕意已決。四侯恐。

大哉王言

桂宮言出于天倫至誠不得不動

藤野曰召近衛氏以下曉也非藏人日記具記刻限可徵

惶而退。尋詔二十五日發輦。皇姊桂宮見事急入見。諫曰：陛下御無上之尊，採用草莽浮浪之言，輕出九重，暴露草野，恐非祖宗之意。如神器至重，至神，妾請代陛下守之。上亦少有悔心，沈吟久之。中川親王固不可親征，參政寄人說關白，拜為鎮西將軍。親王辭至此，上遽召親王及近衛氏父子二條德大寺諸卿謀之。親王曰：陛下苟知其不可，斷之宸衷，則臣請盡力處分。上意決，勅親王部署大事。夜未曉，召會津侯，侯引兵而入見。詔關九門，雖廷臣非召則不得入。已曉，詔停議，奏參政寄人等參朝。遣柳原光愛諭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罷其衛界町門。二人日夜來

河野曰此長藩犯關之張本想見兵戟相摩殺氣衝天

關下騷擾，聞三條卿以下無故免黜，臣等守禁門，警非常，請釋疑而後撤衆。光愛反覆開諭，遂奉命。乃命因備米澤阿波四藩宿衛禁門。薩摩會津兩藩衛九門，皆戎裝列砲，內外戒嚴。朝野騷然，長藩已撤界町門，衛整隊至關白第，將有所奏。關白亦蒙朝譴，停參朝。親兵在外者聞變，馳入門已閉，三條卿第在九門之外，群集第中，皆曰：親兵將備，緩急也。請排九門而入。三條卿未詳其故，急騎入朝，門兵不入，馳至關白第。兵甲闐咽，滿第喧嘩，禁中流言曰：三條卿集親兵舉事。詔使詰問，三條以下知事破，率親兵與長兵屯洛東妙法院。中納言三條西侍從四條少將東久世

本原曰遂非盛德之言

錦小路壬生澤六卿皆會。長人固與薩人不容。以爲薩人假朝命。報私怨也。而三條氏亦不善中川親王。亦以爲親王所陷。皆憤懣。曰乘機討二姦。是夕詔中外曰。親征本非朕旨。二三朝臣不達大體者。爲暴徒之所誑誤。遂至矯詔。旨驚駭朝野。本月十七日以前之事。皆此徒所爲。朕之本旨不在此也。長人謂三條卿以下曰。讒構已深。宜圖後舉。即日奉七卿西發。二十日削三條以下七卿官位。停毛利氏父子入京。禁長人駐京。尋廢參政寄人。以正親町三條中山三卿爲議。奏釋大原卿幽閉。放還諸藩親兵。親征之議起于長藩。成于浮浪之煽動。藤本眞金松本衡爲浮

白根縣令此時在藩邸。夜救舟送致中山侍從。爲余談此事。願詳

浪之所推稱。兩本至此私獻策曰。先收畿內地爲根據。然後糾合同志。進旆函根。奉中山侍從赴大和。途聞廟議中變。素謀齟齬。勢不可中止。乃驅士民襲殺五條代官。榜所在曰。自今以後永屬皇家。遂營天川。十津川農兵應之。畿內大擾。紀伊彦根津諸藩發兵討平之。侍從與從者潛行入大坂。長藩邸西遁。平野國臣受命往諭浮浪。歸則已亦在停藉中。乃奉澤宣嘉募義。故舉兵。但馬據生野。出石姬路諸藩起兵討平。宣嘉僅以身脫。薩長二藩首入京師。論國事。天下靡然而二藩勢力角立。漸不相容。至是釁隙始開。因備阿藝諸藩憂之。上書曰。攘夷之本在列藩協心。而

薩長二藩首唱大義。朝廷依賴。所謂同功一體者。伏望降旨調諧。俾二藩戮力。以責其成功。不報。

當時嘲是詔曰。反覆綸旨。反覆綸旨。豈帝所欲為乎。余夷考當時事情。為宗社大計。勢不得不出于此。蓋朝廷以虛名位。億兆之上。欲有為於天下。勢不得不藉雄藩有勢力者。故水戶氏遣臣僚上京。論天下大計。首降內勅。囑以輔翼幕府。島津氏上京。論事。則以其策發重使東下。尋毛利氏父子入京。盡國力勤王事。遂至使將軍率天下侯伯奔走于殿廷之下。其功尤大矣。當時稱帝親毛利氏而疎島津氏。顧薩藩雖雄。以其人則泉明侯家族以

可藉已如此。盜併藉二藩。但連鷄不並。勢不得不遂。一欺。

其位。則未叙朝爵。非毛利氏父子親且尊之類。帝將藉薩長二藩以抗幕府。振其式微。豈親疎于其間乎。夫既藉其力。不能不用其言。故毛利氏所建白。將軍入朝。春秋行幸。加茂八幡詣祭。朝貴列侯黜陟賞罰。無一不採用。唯恐一旦失其歡心也。而其頒攘夷期限。長藩砲擊不違期。至三至四。冒至難唱天下。而幕府訂約通商。悍然仍舊。其蔑朝詔。一至此極。誰不憤懣。且外釁一開。防長日急。至此恣幕府之所為。無之責罰。委毛利氏於餓虎之徑也。此帝之所不忍為。其下詔親征。情義不得不然者矣。而無如大權下移以來。朝廷無寸兵尺鐵以

藤野曰。僕書先朝紀後亦以此意替

森曰。同護得妙。

供禦侮。無一土一民以資爪牙。其贊親征者。長藩而已。浮浪而已。而長藩與英法構兵。國事方艱。士皆背顧。浮浪烏合。書生聚為一團者。未可托天下之大事。何況薩人新挫。強英虎視。一世通謀。越前。宇和。島諸氏。論親征之不可。而雄藩勢力可與謀大事者。如因備阿波。米澤。陸續奮起。非復嚮藉一毛利氏之比。當是時。帝為宗社之大計。勢不得不出于此。其可親征。猶漢高以酈食其之說。鑄六國之印。其不可親征。猶以張良之說。消六國之印。適見聖量之無可不可。固不足以損日月之明也。抑此變七卿蒙譴西走。毛利氏為天下首難。百折不

先帝不圖吾兄先為此論。

蒲生曰。臣子頌君體當如此。尤見幹旋之巧妙。筆力之雄大。

木原曰。鹿門以友朋為性命。每讀序舊故存歿使人惻然。

撓。島津氏為朝廷腹心。勢力日盛。而戊辰維新之大業。實賴七卿及薩長二藩。顧此皆先帝熟考大勢。幹旋時機。運神算於方寸之中。奏偉績於年月之後。固非尋常庸人所能測知也。抑神祖神孫在天之靈。以外釁一開。大八洲之陸沈。間不容髮。特降斯變。誘帝衷於冥冥之中也。歟。傳不言乎。無適無莫。唯義與從。硜硜之信。大人不為也。

丁巳九月。余游上毛。見楨取縣令。縣令出示中山侍從臨發與三條中納言久世少將烏丸侍從書。松本奎堂所草。辭旨慷慨。足以想見當時。附錄于此。曰。幕府違勅不一而足。朝恩寬大。不問其罪。彼

愈爲得計。近來所上言書辭悖逆，無所不至。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臣等不禁憤怒，私與同志謀舉事。會宸斷親征，頒詔中外，實爲千載一時。詔旨一下，空論無用。臣將明日發京，途募義徒，赴南都迎鳳輦。夫機事尚密，兵要神速。今也詔告親征，宜即日進大駕。若遷延度日，奸徒乘機，巧設言語，以枉聖旨，則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外夷猖獗。神州陸沈，而諸君立廟堂，參密勿，無復所遁罪于天下。後世時勢迫切，不能一一。

浮浪亦已危此事

島津氏入朝論國是

浦生曰：一橋氏此言不愧爲烈公之子。

幕府聞新征詔，下大懼。日夜會諸曹議攘夷，得朝議一變。毛利氏蒙譴而西之報，大悅。皆曰：朝議一變，何以攘夷之爲。一橋氏愀然曰：天下擾擾至此，皆原於幕府擅許外請。况我爲彼所凌侮，設令無朝命，不得不絕。豈可以一時浮議動搖乎。朝廷亦恐幕府懈掃，攘命有栖川親王爲攘夷特使東下。未發，國是論起。初三條姉小路二卿之奉使命，專賴毛利氏。及復命，薩長嫌隙愈深。姉小路卿夜退，公途爲人所刺，索賊不得。衆疑薩人所爲，詔罷乾門守衛，禁其出入九門。薩人以其爲長藩所陷，互相敵視。至此長藩獲罪，七卿西走。浮浪藩士唱攘夷者，或戰死，或散走。會薩人擊

河野曰：薩長交執牛耳，何類晉楚互爭霸如越土齊耳。宋秦如因備宇和。

島魯耳衛耳

水原曰此老鶴一聲群響寂者如暮吏內懼浮浪之警聒外畏外夷之响喝畏首畏尾所餘幾何者

走英艦奏捷。勅書獎勵。上意方向島津氏。及詔上親征。上意漸悔。浮浪過激。註誤國事。授旨近衛氏召隅洲。隅洲未發。遣小松帶刀上書曰。方今沿海無一守備。以此當歐米堅艦巨砲。何異童兒空拳當劍客。祇足以自斃耳。彼堅艦巨砲。橫行五洲。鹿兒島一戰。幸免覆敗。殆出天助者。而今談攘夷者。未嘗目堅艦巨砲。未曾講海陸兵制。發口輒曰。攘夷。臣不知何謂。且朝廷所勅。幕府所令。每事齟齬。列藩不知所從。東西奔走。徒弊國力。殆如中流失楫。冥夜滅燈。何以戰。何以守。其病在國。是不立也。宜速召列侯。盡眾議。以聖斷定國是。然後勅天下足兵食。一方向以闔國全力。

一讀為隱然敵國之念。維新事業。不得不推斯人為第一。時事至此極有。若而人維持危急。真皇運未艾者。

征服醜夷。如此則和戰在我。開鎖在我。始可與萬國并立。置國家於泰山之安也。書奏上。大有所悟。朝議一變。罷有栖川親王東下。詔越前土佐肥後肥前久留米宇和島諸氏入朝。十月三日。隅洲駕幕府所賃汽艦上京。上手書揭條密詢。隅洲謹對曰。方今五洲萬國。無所不通。而我邦國于海心。豈可獨鎖海港乎。兵端一開。億兆靡爛。此皆陛下不忍為者。臣請待將軍入朝。與一橋越前二氏。熟議上奏。以仰聖裁。委政柄于幕府。臣固謂至當。武臣執國柄。八百年于此。今也劇復王政。國內爭亂。臣不知何所底止。况今外夷虎視禍逼。日夕乎。會津氏猶有不純者。每事諮詢。臣

窃以為不可。如臣賤微，屢賜密勅，漸觸耳目。若有所
諮。經中川宮及前關白手為可。是時二條卿代鷹司
氏為關白，建議曰：嚮將軍興三百年之廢典，天下傳
盛事。而三條實美要以攘夷過激失體，遂使將軍不
得盡闡外之職。今也邊海交兵，國論不一，官武異見。
政令二途，致今日之擾亂。皆實美以下所為。宜召將
軍盡眾議，以鞏國本。會津氏專主此議，遂詔召將軍。
一橋氏曰：嚮殿下奉攘夷之勅，未立寸功，設令聖上
垂大恩，無所嚴責。如天下公議何？殿下宜待鎖港功
成，然後入朝。今也亂形漸成，此臣子竭誠祈天永命
之秋。臣宜夙駕以萬死謝朝廷，以達幕府尊王之誠。

川島曰：一橋氏持此論，恐出於隅州氏意料表。

也。乃命板倉防州管鎖港事務。十一月一橋氏上京。
越前宇和島二氏及細川氏二介弟黑田氏世子皆
會。詔議國是一橋氏以為幕府已奉勅旨，雖未即掃
攘醜虜，鎖橫濱一事已遣使告各國政府，何更議國
是之為？唯官武異見，政令二途，天下所疑惑，宜使幕
府一意尊王室，朝廷一意任幕府，內外協一，無間可
乘。庶幾國本立而人心合矣。議者不料國力欲與強
虜決雌雄於一戰之下，固屬無策。唯今現行條約成
于彼所要，却將因是固隣交，講信誼，誤謬之大者，不
可不改正焉。隅州越前宇和島諸氏固主開港，皆曰：
方今姑息無大於鎖港，此豈足以為國是乎？今日之

河野曰：一橋氏已不能下手攘夷，至此猶說鎖港徒使人敗興，且所使池田河田輩成何事，此已不能強，又不罷弱者宜其取亡滅矣。

藤野曰：此言明快，幕府所以失人心。

者以躊躇于此二者之間苟且守事也而今為此言者亦為期歲月圖富強而後戰之說與幕府相距幾何

川島曰島津氏於近衛氏世講本未之義關原之敗義弘因近衛氏而生

事欲戰則戰欲和則和互取其一以明示天下也方今昌平日久文恬武熙天下忘兵以是與英法百戰精兵接其鋒未戰而勝敗已判不若令天下期歲月以圖富強國本立而後戰庶幾足以折彼兇鋒而耀我武威也於是開鎖之議又興論難紛然朝議曰待將軍入朝而後決之趣將軍西上詔一橋越前隅州土佐宇和島五氏五日一朝議國事稱曰參預眾任中川親王彈正尹預聽朝政叙隅州從四位下少將賜鞍馬賞擊走英艦之功隅州固與越前氏善而近衛氏為女婿以故最相親勸修寺法親王濟範為伏見親王弟有失行屏居山科刻苦學問漸有時譽隅

遷世通婚姻實情相與非他族之比

州知其有權畧與越前氏請朝還俗預朝政任常陸大守號曰山階親王於是中川山階二親王與二條德大寺諸公協心輔朝政而軍國大事咸諮參預眾而後行島津氏之權日盛適薩人借幕府流艦過田浦長人砲擊火移硝藥炸發艦裂死者二十八人隅州大怒將遣使詰責板倉會津二氏止之曰幕府將問其罪請姑俟惡稔元治元年正月將軍家茂乘流艦西上勅賜板輿聽乘輿入禁門廿一日從列侯三十八人入朝上書自責不勝大任廿七日召見將軍及列侯親詔曰朕少踐天位惴惴常恐上負列聖付託之重下孤元元仰望之切加之外夷猖獗年甚一

年物價騰貴。生民塗炭。上下神祇。億兆蒼生。謂朕何嚮。勅列藩群牧。議國事。皆謂承平歲久。國勢日絀。威武不振。防禦不脩。乘此時。安舉齊懲之典。恐無辜生靈。立罹不測之禍。往年幕府奉朕旨。省濫費。減冗官。充大砲巨艦之用。專修武備。緩列藩參觀。還駐府妻孥。大綱畧舉。曷圖三條實美。信諸藩浮浪妄說。不察宇內大勢。矯朕旨。播布懷夷令。尋下親征之命。加之長門。暴臣愚弄其主。砲擊外艦。要殺幕使。誘致實美以下七人。其國狂暴。無不至。而其至此。皆朕不德之所致。嗟汝家茂。暨列藩群牧。皆朕赤子。朕將與天下更始。養民力。立國本省。一切濫費。鑄大砲。製造巨艦。

水原曰。前半汪王言。後半德意。德至暴。臣愚弄其主。尤失王言之體。羣下喋血。實此詔激之也。

傾天下之全力。嚴沿海防備。上安宗社。下保億兆。列藩體此意。盡力實備。造堅艦。鑄大砲。練兵卒。專修齊懲之具。若有怠荒。忽其備曠其職。非特戾朕旨。得罪上下。神祇及列聖在天之靈也。是日叙家茂從一位。入朝謝恩。上書自責。曰。自今誓奉宸旨。以靖寧海內。橫濱鎖港。今既發使各國。歷告政府。行可使彼知所畏。既而朝議為家茂未了朝旨。勅曰。橫濱鎖港。朕已悉之。全國兵備。不可一日忽之。而攝海防禦。為焦眉之急。宜速奏其功。隅州獻大砲十二門。幕府曰。攝海三都之咽喉。而無可砲臺。以拒堅艦。無可壘壁。以屯大軍。一朝有事。何以守護京畿。幕府命一橋氏禁闕。

薩長勤王。出誠心憂國。大興晉楚。使借仁義。宜其速開維新之昭運也。

野口曰開將軍東
歸發使東北列藩
會于江戸私議奉
日光宮鎮國閣仍
足利氏之故轍或
然

守衛總督兼掌攝海防禦。四月創定新制曰：增神宮
供御米二千石。列侯每代立入朝謝恩。獻貢土物。如
此類十八條。一切名器涉僭越者。悉皆改革。尋又有
旨曰：橫濱鎖港。及長藩處分。一委之幕府。是月將軍
巡視攝海。至兵庫。不請暇乘汽艦東歸。自國是論起。
浮浪之士唱攘夷者。罵薩人為姦回誤國。競論毛利
氏之冤罪。或至相率走長州。中川宮尤為是輩所詬。
或指摘陰事。標榜道路。一橋越前會津隅州諸氏連
署奏曰：中川王忠誠。陛下所拔擢。固知無根之言不
足以移聖聽。然而積毀鑠金。古今炳鑒。臣等以死保
親王無他。冀陛下委任杜微防漸。以絕讒者之口。既

星海曰。下而一字
轉入議論。抑揚頓
挫。極是精練之筆。
猶英佛兵法。

而列藩前後就封。長人訴冤不止。長州處分論起。
外國事興以來。以開國論建白朝廷者三人。堀田
備州以是為朝廷所擯斥。天下所詬罵。長井雅樂
謀閣老稱主命。因朝貴上奏。浮浪爭責其誤國家。
遂死非命。蓋聖上以是誓上下神祇。固非區區口
舌筆札所能奪也。而及隅州氏國是論上奏。雖以
毛利氏盡一藩死力。浮浪千百。煽動朝野。不能之
奪。無他。以其一戰挫強英。威武震一世也。吾歷觀
古今史籍。無論歐米各國。凡英雄豪傑。創王霸基
業。立中興大勳者。必先立一大武功。動海內之耳
目。鎮天下之紛擾矣。顧幕府握大權三百年。天下

浦生曰。英眼如炬
先獲我心。

震懾無敢觸其威。而一旦事起邊海，狼狽倒置，日瀕亡滅者，無他以畏憚外國，莫之能抗也。島津毛利二氏以邑土不過幕府十分一，以臣庶不過家門譜第百分其一，而二氏毅然構難英法，出入萬死之地，日夜奮勵，遂能風動天下，驅迫列藩，奏回天之偉勲者，無他，以其陷舉藩士庶於萬死兩注之下，淬磨其鋒，獎勵其氣，能為幕府所不能為也。抑皇上以攘夷大義，誓上下神祇，異論中遏，竟不果是誓。雖由幕府不盡其職，藩屏不効其力，抑亦由方今歐米各國不可以弘安，蒙古慶長，朝鮮概視也。然而島津毛利二氏首入京師，辱聖眷，東西

星海曰：三出誓，上下神祇，字文法變化，殊覺莊嚴，論此事不可無此堂堂之筆。

奔走鞅掌王事，使天下曉然知國是所在，又能遵奉詔旨，砲擊外艦，冒大難，銳氣不撓，至三至四，至力不抗，勢不敵，而後發使行和，雖未能耀皇威於海外，亦可以少為天下伸義憤，奮興三百年之積弱，振發神州固有之真元氣也。而遂因二氏之全力，奏維新之大業。於是皇上之所以誓上下神祇，上下神祇之所以降鑒誘衷，昭昭乎始驗，顧東洋諸國如漢土、朝鮮、安南、暹羅，亦皆無不罹歐米人之禍，而我邦維持國體，獨立於東洋之表，方將張政綱，改定條約，取萬國之長，以鞏固立國之基礎，以置宗廟社稷於磐石之安，嗟乎，亦盛矣。

蒲生曰：莊重典雅，當做一篇中興頌讀。

毛利氏三宰犯闕

八月十八日詔告止親征。及從前詔勅。皆暴臣所矯。非朕旨也。田慶德憂長藩憤激為大患。上書曰。慷慨過激之徒。其迹雖粗暴。非賴此輩。不可成攘夷之功。粗暴固可罪。而發憤有為之氣。不可挫折。游士橫議。固非國家美事。而遏處士橫議。則公論。讜議。不可得而聞焉。今日攘夷為急。宜寬洪包容。以鼓動天下有志之士。既而國是論起。眾迎合隅州之旨。爭咎毛利氏粗暴。長藩聞之切齒。乃具陳奉勅旨從事攘夷顛末。曰奉勅始末。命井原久坂二人持之東上。至大坂。

本原曰。倚薩則失長心。倚長則失薩心。倚幕府則薩長共失。處倚不倚之間。遂致大一統此先帝之畧。抑亦天也。

請上奏慶親父子情事。有旨付邸監上奏。二人不可至。伏見傳奏遣人收其書。使一橋越前守和島三氏議處分。不決。令在京諸藩議。黑田慶贊答曰。聞幕府密誠其其藩為兵備。此言泄聞。則彼欲致死於此也。必矣。請先召支族及宰臣詰狀。諭以自新之方。彼仍不服。則舉兵問其罪。乃召兩支藩及吉川氏至大坂。因藩深究毛利氏。遣使慰問。且屢上書雪冤。元治元年八月慶親命藩宰國司信濃東上訴冤。會召支藩書至。因止。上書曰。勞天使大坂。於臣不安。請命使臣上京。臣蒙譴以來。竊聞闕下事情。有不勝杞憂者。積年獻旨。確乎不拔。臣固知之。近日之事。臣竊恐有反。

河野曰。我呼為黑
弄其主。彼亦呼為
反覆。而源其
所以至此。由開鎖
和戰。各異其所趨
此論不歸一。則天
下之亂無定時。

覆賣國。如石敬瑭者。起肘腋之下也。三條東久世諸
卿至誠憂國。誓奉獻旨。從事攘夷。願復其位。以固根
本。臣父子不忍傍觀。將入朝効微力。請察螻蟻之微
誠。免譴責。許上京。尋駁正月告將軍詔書。曰藤原實
美矯命發攘夷之令。按實美任議奏在壬戌十月。戊
午以前。勅幕府督攘夷。不一而足。臣條陳候聖旨。亦
論臣以破約攘夷。去年八月實美去京以後。猶勅幕
府曰。速奏攘夷之功。臣不知實美所矯何命。去歲臣
竊察獻旨在親征。獻幸岩清水之議。而宸斷曰。幸大
和。此豈一實美在中間為之乎。擊夷舶殺幕吏。誘七
卿嚮所上奉勅始末。已具陳。臣日望朝廷參照。臣前

以兵諫其君。猶不
可以兵明已寃。豈
可乎。吾無取于三
宰犯關也。

後所上奏。處分之。朝議苦無辭。批曰。一切政令皆委
幕府。幕府所命之聽。長人怒。六月福原增田兩宰擁
眾東上。會古高宮部諸人與其黨謀。應長人會津氏
搜索。斬十餘人。福原稱治。藩人黨是輩者。率兵入伏
見邸。別隊濱忠太郎入江九一以下。屯八幡山。增田
與久坂寺島以下。屯山崎。移書在京諸藩。訴冤曰。寡
君父子一意奉攘夷。勅旨盡國力。勤王事。東西奔走。
唯恐獻慮不貫徹。一朝蒙天怒。禁臣屬入京。闔藩驚
愕。不知其故。爾來惶恐待罪。哀訴路絕。望闕號泣。不
知所為。伏願一垂聖盼。召寡君父子。親賜玉音。則不
終一再問。足以釋宸疑。霽嚴威。諸藩附所見。達之傳

本原曰三營鼎峙比之幕兵衝鳥羽一道取大敗大為有畧

奏及所司代未報福原率眾三百整隊移屯嵯峨天龍寺伏見山崎嵯峨三營鼎峙眾凡三千為犄角之勢京師騷擾松平容保稻葉正邦從兵還朝九門戒嚴一橋氏方病恐其生事使越因二藩士諭福原既而國司信濃稱鎮撫逃兵率眾來合天龍寺上藩主書曰群臣及浮浪來寓者視去秋所頒詔書與從前宸旨無一不反謂左右或惑聖聰亡命東上臣切恐其暴動犯朝譴命宰臣國司親相兼程追躡應有所上奏切請垂問盡其所白有旨曰退待後命福原上書曰臣等非敢作亂行暴特請雪寡君父子冤釋五卿入京確定攘夷國是耳嚮移書列藩請贊助臣輩

問詰有辭彼請問八日或有所自反也歟

情事已悉若猶有所疑許臣等入京親賜詰問一橋氏遣監察永井戶川二人諭福原曰千百擁眾逼闕尊王之義安在若有所請還眾本國汝一人駐伏見以陳藩情福原曰群眾充斥非臣一人所能制唯辱台命請竭力以諭是旨請期八日會兩宰以下議之眾皆曰不得所請有戰耳因備對馬藩人多援長人交造關白第逼諭毛利氏無可罪朝貴亦多上書請聽其言薩摩土佐久留米三藩不肯請曰長人托名哀訴屯兵京郊朝旨寬大諭之退兵而彼悍然抗命不少自責假令其言有一理要上至此不臣尤甚者措而不問竊恐朝威墜地自今以後無以懲不臣者

是議一出長人無所遁罪

臣等守衛九門固分効死請斷然下命進討譜第諸藩皆以是議逼一橋氏一橋氏曰鎖港議未決外憂已開幕廷紛擾今又動干戈天下自是大亂沈吟不
 斷眾皆咈其姑息長人私煽動朝貴失意者謀戴有
 栖川親王又密請討會津氏之勅事連加因備三藩
 事勢日急會薩藩宰小松帶刀率兵上京一橋會津
 以下大得力上奏討伐遣永井戶川二氏見福原讓
 過期不撤兵中川親王二條關白會一橋會津以下
 駐京諸藩傳軍令部署所向畧已定召邸監乃美織
 江曰慶親父子首唱勤王今也乃使宰臣擁兵要上
 逆迹已露朝廷命諸藩問其罪三宰乃草檄鳴松平

星海曰僕與通武
 屢論時事服其勇
 決先師節齋亦常
 賞其文章氣概使
 此策行不必徒死
 惜乎

安達曰大垣有小
 原鐵心故能奏此
 功

長一隊伏下立賣
 因邸會余在江戶
 幸免累生

容保誤國茂上十罪乞京中諸藩協力義舉三道弁
 進久坂通武固持不可曰彼挾至尊臨我不能免
 逆名請奉朝命退屯兵庫待嗣君至未為晚真木和
 泉弁之曰今日之事但有橫尸闕下以明尊攘大義
 耳福原亦以為此事至危不可以累世子十八日夜
 三鼓福原隊進至藤森大垣藩兵善拒兵士多斃福
 原亦傷面轉向竹田道為彥根藩兵所扼敗走山崎
 自嵯峨者分為三隊會津藩衛蛤門三隊萃鋒衝突
 會兵遠巡會桑薩三藩守唐門分隊來援長兵少却
 長一隊伏眾日野卿第覘容保入朝容保自日門而
 朝乃進攻唐門會兵不敵捨銃揮刀奮鬪長兵屹然

河野曰。至練之兵。如斯可以置良人。

不動。薩一隊守乾門。聞急來援。長人敗走。是夜小松帶刀受命攻天龍寺。臨發聞砲聲在近。分隊為三。烏丸室町新町三道并進。國司信濃邀擊。三隊分為散。兵或伏塙。或攀屋乘暗。狙擊死尸堆積。國司僅以身免。益田隊進薄界町門。越前一橋二氏兵防戰。久坂寺島真木三氏以兵五百直入鷹司氏第。逼見前關白將有所謀。大砲轟屋前。關白出避。三氏殊死奮戰。越兵披靡。會薩彥榮四藩兵來援。久坂寺嶋負重創。自殺。舉邸皆火。真木收殘兵而退。關白弟近皇居。砲丸及殿陛。朝臣議車駕出避。一橋會津二氏深恐其有變。極口諫止。擁衛御座。比天明。長兵悉敗。而幕人

星海曰。余兵後以事過界町。夜半月色如晝。四顧寂寥。不聞一蟲聲。時見死尸橫路。慘不可言。

安達曰。此時大小諸藩兵守京師。以萬數。而長人千里懸軍。不仰他力。號令嚴肅。士氣凜然。蹂躪禁門。方畧相敵。敗潰雖無為人。稱其強為海內無雙。

慮浮浪潜伏市坊。放火數所。延燒亘三日。坊衢悉皆焦土。廿日薩兵攻天龍寺。長人已遁。收文書散所得糧米。賑罹兵燹者。會榮彥三藩兵進攻天王山。真木以下二十餘名。知不免。放火自殺。三宰收潰兵。海路遁走。會定廣從兵航抵多度津。聞敗報。驚愕反兵。賀藩世子在京警衛。屢為長人上書雪冤。是夜變起。倉皇不告而發。宰臣自殺以謝。藩士通長人者。伏刑。將軍命參政本多氏賀捷。尋詔曰。毛利氏群臣戎隊入京。籍口哀訴。要劫朝廷。朕使諸藩諭退。彼悍然逞虐。向闕發砲。罪在不赦。幕府其速征防。長討其不臣。薩會榮以下。褒賞有差。以有栖川親王鷹司父子庇長

人停入朝幕府剝慶親父子官位及賜名於是慶親改名敬親。

余常論三宰犯闕不特無名義其為無策亦甚矣。夫毛利氏先天下朝京師罄國力翼皇室無所不至蹇蹇之節天下萬眾所知其建白親征謀不用事中止擁七卿西歸雖屬過激其迹未嘗涉不臣。當此時為毛利氏之計因因備以下列藩陳情實訴冤罪不敢以蒙譴之故廢恭順之禮不敢以受詬之故露忿悁之色為粗暴為無謀為愚弄其主一如不聞起敬起恭如孝子事頑父則其坐收天下之名望固將百倍島津氏也外無所為專勵內

星海曰余在此間無一所為殊增慙愧。

治繕甲兵貯糧食築壘壁鑄大砲造堅艦盡全國精銳守赤馬關當四國軍艦來擊之時以闕下蹀血之全力挫彼兇鋒於一奮戰之下而後發使明告我開戰端出於朝旨幕命猶島津氏發使橫濱緩頰行成則彼知犯條約者不在長人而在幕府以是言詰幕府逼朝廷則馬關五度之砲擊天下必別有任其責服其罪者如此則一和一戰一操一縱其權在我條理秩然名義瞭然不特可使千百無辜臣隸少免兵火慘楚之苦又足以少挫彼狂傲伸我國威也而其策不出于此以一朝蒙譴之故不忍憤憤抗兵犯闕此悻悻小丈夫所為况

藤野曰久坂與來島長人賴以為棟梁者而皆死關下英氣沮喪故取大敗如此論則薩藩之績可庶幾。

星海曰文有抑揚有頓挫一操一縱

猶兵家用非文
壇宿將不能解此
妙余常感一結殊
得史遷之妙訣

是時薩人新得朝廷之寵。方思戮力。幕府立一奇
功。以傾輿望。而長人以無繼。客兵與之接鋒。一敗
塗地。取賊名于一時。此不特無名義可取。無復謀
畧足觀也。余常感毛利氏勤王出於憂國至誠。又
與久坂高杉諸人交服其志操節概。非尋常人所
能及也。故於此舉深惜其進退無據也。

尊攘紀事卷五終

尊攘紀事卷六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毛利氏和外國

長藩之砲擊外艦。各國公使大怒。告本國發軍艦會
橫濱。是月三宰犯關敗還。公使大悅。以為機可乘。告
幕府曰。四國合兵問長人砲擊之罪。此舉止關長藩
非敵貴國。幕府使參政立花氏諭之曰。我方討野州
賊。賊平則征長藩。諸公暫待之。四公使曰。此事待已
一年。而政府舍之不問。故自往討之耳。長藩之奉朝
旨專唱攘夷。村田藏六涉洋學。不敢為然。勸井上馨
伊藤博文游西洋。馨在龍動聞英米是舉。深慮鄉國

木原曰彼亦不容
易舉兵善戰鹿兒
島之一敗也

果有人

河野曰。長人盛論
攘夷而遣伊藤井
上二氏于西洋。其
用心可知也。

無故構難。禍亂不測。馳歸至橫濱。會英將發艦。檢防
長地勢。馨懇之附載。抵豐後姬島。艦將遣馨說。且附
書曰。往時。人智未開。陽托通交。陰窺人國。或弘法教
收人心。吞噬人國。往往有之。今則人智大開。通有無
訂盟約。一遵天地之公道。日本未達此旨。將拒絕各
國盟約。斥去外人在橫濱者。此獲罪萬國。公法者。貴
藩人砲擊外艦。尤為暴戾。然而外人猶寬之者。愍無
辜人民罹兵火之慘毒也。貴藩翻然悔悟。作誓書證
不復砲擊外艦。則已。不然。則各國將聯兵大舉。得兇
暴者。誅戮之也。馨見藩人說外國事情。懸異我臆。察
令止兵。眾不敢為意。作答書。付馨曰。我藩之砲擊外

艦。奉天朝幕府之命也。諸君欲止我之砲擊。宜請是
事。天朝幕府。八月四日。英艦十艘。法艦三艘。荷艦四
艘。米艦一艘。抵豐前姬島。是時藩主幽三宰。請罪幕
府。藩論一變。停砲擊外艦。屯沿海戍兵於內地。得警
大驚。遣使告停砲擊。英將曰。子不擊我。我不得不擊
子。翌日。進艦隊為彎月狀。英法二艦列中央。十六艦
分為四隊。每隊並進。砲擊前田砲臺。臺兵殊死防禦。
砲丸雨注。炸彈破裂。傷數十人。守兵逃散。艦兵上陸。
檢大砲釘塞砲口。六日。進擊杉谷壇浦砲臺。長兵奮
勇防禦。僵二將校。炸彈交發。火起壘內。烟焰滿空。艦
兵私乘哨船上岸。擊其背。藩兵阻山扞禦。萬砲交發。

想見旌旗林。美
日無光。

死者接踵。艦兵悉撤。各臺大砲載之艦中。一艦擱沙不動。五艦擁護。發砲四射。不能進。一艦進攻長府。燬砲臺。七日砲擊八軒屋米廩。守兵力盡。不敢抗。八日砲擊彥島砲臺。守兵悉遁。艦兵上岸。火各所陣營。戰連五日。英兵死者八名。法荷各四名。傷者六十名。獲大砲七十門。藩兵死傷不勝算。知其不可抗。遣宗戶行馬杉德助行成曰。我所以砲擊外艦。實奉朝廷幕府之命也。示之朝廷所頒告攘夷期五月十日之令。艦將始知事有所由。許其請。揭白旗。令止戰。且要藩主來謝。敬親使宰臣行見。且書告曰。寡人奉朝廷幕府之令。砲擊外艦。曷圖受妄舉之名。因遣嗣子定

安達曰。此戰使久坂寺島諸人輔三宰當方面之任。則猶有差強人意者。

木原曰。已有幕令。非私戰。四國雖欲。

逞兇暴。豈可得乎。

廣西上請朝旨。未至。聞家臣暴動。途還。適貴艦來討。寡人將有所告而戰。已接寡人於貴國。固非有他怨。豈忍虐無辜人民於鋒鏑之慘乎。故遣宰臣行成。敬親父子以身蒙朝譴。遣毛利出雲臨盟。約曰。自今以往。款待外艦。石炭食糧。應乞給與。外船遭風濤者。入港繫泊。不修砲臺。馬關免兵火者。出金償之。若軍費償額。一聽諸公使與政府所議定。賓待具有禮意。四國艦將大悅。諸艦歷視攝海地形。還橫濱。藩宰井原主計附乘。屢見諸公使陳情實。且曰。嚮所諾償金巨額。非一諸侯所能辦。請更有所處。諸公使知薩長二藩勢力可倚。私之曰。抵償費額。責之政府。政府不能

辨則當開馬關為市場。主計辭謝已而尾張氏班兵。幕府方議再討。小倉氏上書曰。長人與英法締交。恐彼借外兵拒幕軍。宜禁外人繫船艦馬關。幕府亦頗疑英法助毛利氏。

世論毛利氏攘夷者曰。不知外國條約之不可犯。不量堅艦巨砲之不可觸。要請戰期。妄開釁端。虐無辜士民於炮火之下。一敗塗地。出殯行成。何其不自量也。嗟乎。毛利氏嚮唱開國。以是說幕府。建白闕下。豈不知攘夷之為無策。鎖港之非長計乎。顧外國事興。天下紛然。萬姓嗷嗷。日瀕危殆。益坐畏戰而已。况聖上以攘夷誓上下神祇。天下爭論

星海曰。一篇議論。識力俱高。使讀者無遺憾。

安達曰。描寫毛利氏情事。宛然浮出。蓋鹿門當時在京都。與諸藩浮浪切齒。唱此論。故無一語不真。無一筆不透。

掃攘勢如騎虎。不可中止。而其唱開國。概出于幕吏之畏戰。固非有籠絡歐米之畧。經綸當世之才。神州陸沈。宗社存亡。實在此時。而付家國大事。是輩譬猶坐弊船。駕風濤。泛泛乎不知漂入鬼國。且彼堅艦巨砲。實為堅牢。而我未嘗交一矢。接一丸。一見膽落。甘為彼所蔑視。國體不立。皇威不宣。此不特長彼驕傲。愈足以挫我奮然有為之氣也。於是翻然變其說。以一藩死力當天下之大難。將鼓舞天下義勇之氣。與彼決勝敗於萬丸兩注之下。百戰淬鋒之餘。我勝則固可以耀國威於海外。長免侮蔑之辱。我敗則可以使國人有所激發奮勵。

星海曰。毅然筆力。愈出而愈道。離合。擒縱。唯意所向。老手無敵。

木原曰。一讀快絕。不啻如清麻姑。幾處。

一掃偷安姑息之積弊。此開鎖之利害。和戰之得失。一戰而定也。其以攘夷逼朝。慕固將以是率天下。不復遑顧區區條約之曲直也。而其砲擊夷艦。至三至四百。敗不撓。風烈所及。惰夫起。氣威武所震。天下竦動。其受四強國之兵力。不敵而和。敗之餘。草木皆兵。猶能發使止戰。反覆論辨。明晰條理。不辱大體。能使兇虜折服。收鋒其毅。然以家國大事。自任。吾求之前古。未多見其比也。余常推薩長為大功於皇國者。以其能與歐米強國接鋒。為幕府所不能為。以決天下之方向也。

水戶黨人據那珂港

朝廷頒告攘夷期日。勅水戶氏東下。督掃攘事務。藩人奮躍。謂掃醜虜。成烈公之遺志。在是時也。少壯輩四募同志。屯鄉校。專講武技。以待令下。既而慶篤為諸曹所愚。屢變其說。因循無為。藩人失望。而鄉校壯士。千百為群。資用不給。就富豪借金穀。浮浪無賴。為之耳目。藉口攘夷。劫掠土豪。藤田小四郎為東湖第二子。為筑波寺僧。除強盜。遂與其徒往。掘筑波山。與四方浮浪通聲氣。元治元年正月。藩主遣武田耕雲。戒飾少壯子弟。專為詭激者。藤田以為藩主昏暗。不足繼烈公之遺業。嚮朝廷。勅烈公輔幕府。攘外夷。今

使讀者義氣勃。如讀一部水滸傳。

川島曰七十唱義亦源三位之亞

也朝廷詔天下頒告攘夷期日不若募同志舉義兵以成烈公之遺志歷說小川潮來玉造諸校田丸稻右為市正老成好義為藩望所歸乃往說之稻右年七十聞其辯論慷慨慨然率同志赴之議曰此舉繼先君遺志宜令眾知名義所在乃造烈公木主題曰贈從二位大納言源烈公奉之營中每有所為必告神四方浮浪爭歸之皆謂日光山地勢險要德川氏所廟可為根據之地四月二日奉木主發筑波上書板倉閣老曰閣下之賢明天下之所稱道而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未聞發一號令為幕府雪大辱臣等不忍坐視與同志謀誓于日光廟將以身任禦侮之責

奉木主出兵武王伐殷以後所無

尊攘二字本出宇水戶其至此勢不

願閣下速奉朝旨下攘夷之令又以備前藩主為烈公子連署上書曰臣等鄙賤不辨天下大計然服先君遺訓知尊王攘夷為大義今觀幕府所為有不勝悲憤者去年八月薩會二氏相謀陷毛利氏逐七卿天下皆罵曰薩賊會奸而朝幕延之參大政小臣不勝悲憤一也朝廷屢下攘夷勅而幕府在中閣止日又一日橫濱三港之一尚且不能鎖况其他小臣不勝悲憤二也堀田安藤逼至尊茂朝憲使天下至此其罪不容誅而今猶免戮小臣不勝悲憤三也臣等每念至此感憤刺胸五肉如裂於是與同志決死誓於日光廟方將勦滅醜虜以上安宸襟下慰先君之

得不然者。

水原曰。一橋氏諸王所歸心。而因備

靈於地下。閣下先君寵子。臣等君戴有日。伏請諒臣等區區微誠。達之天聽。命臣等攘夷先鋒。藩侯固持攘夷論。一見激賞。以書上聞。且奏曰。臣雖不肖。亦耳先臣訓辭。不。一日。忘攘夷大義。伏願勅幕府以濟是輩之志。又上書幕府曰。今春詔書及將軍所上奏。皆曰。無謀攘夷非所宜為。臣竊謂待有謀而後攘夷。猶待河清。其期不可知。肉間浮浪憤幕府因循。所在蜂起。此輩臣本生家。歷世所撫養。志操卓然。固服義訓。若收是輩充先鋒。則醜夷不足勦。且乘此機。英斷舉事。未為無謀也。若徒拘蹤迹。目為亂人。出兵致討。勦于。此則起于彼。撫于東。則發于西。天下自此大亂。諸

二藩亦贊此論。故諸士徘徊日光。太平之間。將衝動幕府。使之決策於攘夷。此所以故為遷延。遲重也。皆發生中途。此策不遂。玉石共焚。

河野曰。幕府失政。如彼。惟無一人為

士次宇都宮。見縣元吉說義舉。藩論稍動。至日光。奉行命。近藩戒虞。不得入。轉據太平山。其衆日加。分屯山下。鳩工造戎器。勢威日張。傍近小藩及富豪懼其生事。陰饋金穀通贈賄。藩主遣山國立原二人。諭以解散。山國為田丸兄。固與諸士同論。乃告曰。此地屬幕府。不可久住。宜輯諸隊。據筑波。鎮靜以俟時機。不自我啓。幕府亦無緣致討。幕府偷安。諸藩闕變。亂兆已成。余亦非死牖下者。為諸士區畫方略。改革軍制。留數日而去。田丸然之。率衆移筑波。付一隊岩谷。信成。歷說結城壬生下館諸藩。先是田中愿藏集徒赤城山中。至此說信成曰。二隊協力。直入甲府。發倉

是事者豈以正風重廉耻大耻為無名之舉也歟

庫布恩威轉鋒入駿府略信濃此英雄事業也信成曰吾輩舉事將奉朝命攘夷狄如子言亂賊之為也田中怫然率其徒抵彌木集富豪課軍資三萬金不聽乃放火烧數千戶田丸藤田大怒曰此流賊之為耳將討之眾皆諫止幕府以其逆迹已形命常野諸藩舉兵追討至是姦黨朝比奈市川諸氏煽動弘道館諸生曰彼借名攘夷掠奪金穀放火村落幕府命諸藩追討而藩人傍觀何以謝幕府諸生固非此輩所為乃與至江戶見藩主請討伐且曰武田耕雲實主是事武田與藤田戶田諸人為烈公所任至是姦黨讒構百方欲致之死藩主不忍幽之水戶山國亦

濳府朋黨一起一扑人主束手不至亡滅則不已如水戶亦是也

禁錮是時藩主與川越侯管鎖港事務閣老結朝比奈市川二氏說藩主拒攘夷武田山國憂姦黨劇得志與同志數百人南上少壯子弟屯潮來小川諸校者亦從之藤田田丸在筑波聞是事將要武田以下令協力義舉出邀府中武田山國拒之乃放火真鍋民家激土浦藩拒諸士南行武田山國辨疏事情自間道而過幕府關松戶千住不入武田山國以下其黨數千人屯小金原都民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藩主亦逼物議錮市川佐藤朝比奈三奸既而幕軍與諸藩兵討筑波市川與其黨屬幕軍屯于下妻七月與筑波黨戰于高道祖大捷眾大悅群飲賀捷既夜筑

波黨掩擊。幕軍不戰而潰。市川與其黨遁歸。途見朝比奈佐藤失意歸鄉。相謀曰。先則制人。彼輩已為幕府罪人。宜自我下手。已入水戶。矯藩命囚武田田丸以下妻孥。大張氣勢。藤田田丸聞之大怒曰。內奸跋扈。藉幕威沮義舉。不先清內奸。何以伸大義於天下。乃謝諸藩浮浪。率步騎五百赴水戶。國內大亂。會長人犯闕。諸老要藩主參幕議。乃遣支藩松平賴德。率藩宰以下往鎮騷擾。武田山國與其黨在小金原迎謁。請從行。眾凡千四百人。市川黨以幕府已令追討。目為亂賊。伐木撤橋。清野以待。賴德至。市川黨樹柵嚴守。請其退。徒從入城。賴德怒曰。我代藩君來鎮國。

水原曰。三奸有斷有謀。其狂。擯書生。傾覆天狗。結幕吏。愚弄藩主。一中機會。

內進退在我。何煩汝指揮。言未畢。黨兵發銃砲丸雨下。賴德愕然。武田黨亦發銃拒戰。斬八人。賴德與武田以下議曰。彼抗兵梗命。不可以口舌爭。此地不便戰。且無所得食。姑退那珂湊為後圖也。乃收眾引退。市川黨已據那珂湊。備兵以待。諸士奮戰。奪磯濱。據之。兩黨隔川對戰。數日不決。於是筑波黨與潮來小川黨協力。武田氏奮戰。拔那珂湊。以奉賴德。移為根據之地。賴德詣神勢館。召見藩宰戶田銀次。責其無狀。銀次常病激。徒暴橫。專事鎮撫。與市川黨同其事。而異其旨。至是欲納賴德。市川朝比奈不肯。令其黨砲擊神勢館。賴德大怒。揮士眾進戰。不克退。保那珂

所謂鎮家者。戶田與藤田是次即為鎮家魁。

川島曰。攘夷二字。為幕府素忌。宜聞。市川此言。為隱然一強敵之念。

湊。先是幕府以浮浪勢日猖獗。命參政田沼意尊督二本松福島宇都宮壬生下館土浦各藩兵討浪徒。進至筑波。藤田以下已退。市川黨要說曰。耕雲為藩宰。妄唱攘夷。蠱惑藩人。煽動朝野。不乘此機。除根株。則行誤天下。意尊不知正奸軋。致此變。以市川專承合幕旨。大悅。進次府中。分諸隊。火玉造小川潮來諸校。移陣夏海薄磯濱。藩人少有氣概者。不欲附。黨爭投那珂湊。至此幕軍藩兵集水戶者六萬人。九月大舉薄那珂湊。武田山岡田丸藤田諸人兵凡二千五百餘。固守不屈。四出制敵。每戰出奇。所向披靡。幕小吏田中銚之助立矢丸之中。揮扇呼曰。吾將為

木原曰。緩頰勸說。非不功。唯乘出圍劫縛處死。其罪過教條。

諸君請命。蓋致吾大炊君營。眾擒至。賴德使左右出接。田中曰。大炊君以宗藩庶族。與浮浪輩抗幕軍。吾知其非夙志。賴德具告。為市川黨所陷。田中曰。然。臣請為諸君雪冤。出告軍監戶田五介。往說曰。大炊君無罪。軍監以下所諒知。蓋出圍見諸官。為眾請命。休戰。賴德然之。與藩宰大久保鳥居以下十八人出圍。耕雲危之。不可。曰。吾上陳情事。為諸子請命。市川說意尊曰。不戮是輩。則是軍無名。責其罪。虜官爵。縛送江戶。尋賜死。從者及鳥居大久保以下處死。戶田銀次藤田健次久木直次三人深傷。那珂湊亡在且夕。玉石不擇。忠良諸士與暴徒共就殲滅。謀幕吏私招

河野曰諸士烏合
浮浪一敗之餘猶
能倔強若使烈公
率此軍當攻馬之
衝三千一心水火
唯命天下不復說
薩長

柳原富田二人誘說以立功表誠二人諾夜私會各
隊議去就眾不可曰是大炊君覆轍也翌日火起幕
軍約各藩進攻乞降者千二百人結紅巾自表不降
者奮戰衝圍武田藤田與其黨千餘人出走與諸隊
會于太子村諸生隊追躡諸士嚴兵待之勇氣凜然
勢不可近是為十月二十三日諸士已脫圍議曰吾
輩為蕪黨所陷遂得罪天下而其所以至此將奉朝
旨勦絕醜虜成先君之遺志也有西上因一橋氏訴
情朝廷耳乃推武田為總督分筑波隊為三隊分潮
來隊為二隊田丸井田藤田諸人統之出下野稱赴
日光轉出黑羽藩人不敢抗大田原藩遣金枝彌五

使者有辭

森曰余是時在葛
生見諸藩出兵有
紀事詩曰白晝公
然各荷戈橫行千
里少誰何諸公定
解鈴鑰匙窮寇不
追城外過

請曰小藩力微豈敢當銳鋒唯諸君途出城下寡君
死期至也眾感其義取間道經兩野出中山道高崎
藩要之下仁田大敗諏訪松本兩藩扼和田嶺撤橋
絕道以待諸士固熟用兵一再戰藩兵敗潰死傷無
算沿道諸藩聞風畏怖或陰導間道或發空砲給車
馬賂金帛不敢薄擊竟入美濃聞大垣彦根大兵扼
楨斐取路山間出越前時方嚴冬積雪滿山人馬凍
死眾負糧仗夜臥雪中崎嶇輾轉達今庄事聞京師
震動一橋氏奏曰使是輩橫行至此皆臣罪也請親
出討之與弟昭武率加賀會津桑名小田原諸藩兵
陣足田驛命大垣彦根越前諸藩兵為先鋒加賀大

水原曰既感其義
益併請諸人之命
耕雲有大臣之度
無大臣之畧使東
湖氏在不至此僕
嘗賦此事曰蕭蕭
不可辨曲直兩恣
悠本欲獲成廢何
操入室才劫灰埋
白骨流毒遍八州
成敗論功罪不知
相掩未未知耕雲
氏首肯否

兵扼其西北諸士進至新保驛山谷皆兵乃與書加
藩本營曰臣等奉先君遺志常恐失墜會遭姦黨市
川朝比奈等讒構蒙譴幕府無由雪冤一橋公實先
君之寵子而寡君之介弟將一入京師訴微忱以請
游雪非敢作亂請為臣等開道參政永原甚一往見
諸士問志深感其義遣使白狀一橋氏一橋氏却之
諸士皆曰歷難至此有慶戰快死耳耕雲不聽曰一
橋氏我之所執臣禮豈可抗鋒乎遂投書加賀氏曰
臣等既誤抗幕軍又騷擾沿道諸藩犯法觸憲為罪
不細今謹歸命於轅門既分萬死亦復何言唯素志
在慨家國而空蒙流賊污名千載有餘憾大藩少鑑

河野曰殺既降已
屬無理况斬及三
百餘名濫亦甚

微衷一橋氏命拘之敦賀僧寺其徒凡八百二十三
人尋分銅彦根福井小濱三藩因備諸藩請命諸士
攘夷先鋒令立功償罪不報翌年二月參政田沼氏
命彦根越前小濱三藩斬武田藤田田丸山岡以下
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餘以從諭市川黨捕
武田田丸山岡諸人子女在水戶鄉里者無少長皆
處斬後王家復政正黨在京者奉勅東下誅朝比奈
市川以下正姦黨爭三十年至此其禍始熄而烈公
所養文武人才死亡略盡

世謂水戶黨爭始於史官互持異見矣蓋立原翠
軒為史官總裁與小宮山諸子議修續日本史藤

藤野曰。水戶黨爭。錯雜紛沓。孰順孰逆。不易判別。此篇大略得之。余著水戶黨爭始末。斷之曰。正黨贊烈公者。為黨徵導者。激徒慨其姑息。鎮徒憂其粗暴。若使水戶如陸長其姓。藩則公然舉兵抗幕。府也必矣。然願其本文之分。隱忍不發。為藩牆之圍。而止。是亦光固重名義之切也。

田幽谷固執修志之議。藩主用幽谷議。罷立原小宮山使幽谷與門人會澤豐田諸氏草十志。隱然為黨爭之勢。烈公未立。會澤為侍讀。專任啓沃之責。烈公改革藩政。幽谷子東湖專參機密。閱閱世臣多喪勢力。結城寅壽年少有才。與東湖同用事。窃通謀諸不逞者。構烈公幕府。幕府固忌烈公英邁。目為驕謾。逼傳封幼子幽別郎。東湖會澤以下累坐禁錮。諸忠良贊烈公者。一網打盡。寅壽悉舉黨已者列樞要。於是兩黨屹立。怨隙益深。及烈公起參海防。東湖諸人登用貴顯。而寅壽戮死。其黨貶黜。烈公之再譴。寅壽餘黨稍稍得志。及筑波事

興。市川朝比奈乘間說藩主。以是輩借攘夷亂天下。中立持重者贊成之。集武田以下諸誓尊攘者於那珂湊。大兵勦絕。樹功幕府。勢日恣橫。藩人目為姦黨政事。益姦黨奉藩主附幕府。正黨戴烈公奉朝旨。兩者不容。互募黨眾。而正黨過激者。刺彦老。狙安藤氏。襲英館。目為激家。中立持重者。憂此輩粗暴。專事鎮撫。目為鎮家。及筑波事起。鎮家逼時勢。不能自保。起勦力姦黨。非其志也。而以其多學館諸生。曰諸生黨。一起一仆。互相噬吞。父子仇視。骨肉相屠。其狀殆類借名國事而逞恩讎者矣。而源其所以至此。坐幕吏恐烈公一旦得時。已輩

重野曰。揚出烈公心事。炳然如火。仰當時藤田戶田二子已死。輔佐無其人。遂至此也歟。

不得保富貴弄威權。私乘群下黨爭。設私智小計。離間烈公父子之間。水戶君臣不之知而已。抑使烈公奉勅書。贊朝議。非慕政仿薩長所為。則和戰唯其所為。天下固無爭雄也。而深顧本枝之義。隱忍不發。遂使一藩擾亂。罹此慘毒。蓋其心曰。如此庶幾處嫌疑之間。而不失忠貞之節。愈見其用心之苦矣。而分黨殘殺。殆無孑遺。此亦劫運之不可遁者也歟。

余猶及天保之末年。蓋烈公為政其藩。正田政移。江戶邸士人興弘道館。尤為大業。稱曰三大改革。弘道館專講文學。祠鹿島社配享夫子。公深意之

川島曰。水戶為文學之唱。義人之時已然。

所在。公自撰館記。示為學之大要。豐碑深刻。其所謂發揮神聖之大旨。講究文武之大道。皆所以奮起一藩。以及天下。列藩論文學之盛。推為第一。而以其學專主國體。一時稱曰天保學。近關原仲寧尚不愧齋集。有書弘道館記後文。足以見其梗槩。錄于此曰。方今天下太平。內外無虞。業已數百年。人人狃治。出而嬉入而媮。為上者逸其心思。為下者惰其四體。尚文者徒流浮華。乏赳赳之節。習武者不學無術。闇于君子之大道。心神無所守。於中而名利誘于其外。奔競之風盛。而輕薄之俗成。家家異論。人人殊見。臆度妄行。將何所不為。即責之

安達曰烈公改革
藩政僅就端緒即
蒙譴責此法不行
而猶能作振一藩
鼓舞天下其利溥
矣

以勵節義望之以經綸家國吁亦已難矣我公夙
有見于斯慨然改革藩政首興學校統治教一文
武將振起頹俗興隆斯道使人人翕然咸知所嚮
內有所操守而不為外物誅非剛明果決以弘道
為已任安能如此哉臣觀記文開發神聖之微旨
表章萬古之大道揚正義於昭日立民極於無窮
所以使夫人瞭然知由斯道以達其才成其器可
謂深切著明矣所謂奉神州之大道資漢土之聖
經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二其途而一其
功敬神崇道二其事而一其致建學大旨實不外
此數語而後任斯責者所宜仰以取則立準也今

丙膝曰幽谷浦主
君平碑文高山仰
繩祭文推重無所
不至回天二字或
諸先輩之遺論

也列藩競崇文學學校之設無藩無之文物之偉
人材之盛孰不可觀而及其經年月萎蕩不振有
其名而無其實顧在後嗣君與一二任其責者經
紀振作不墜其緒而已嗚呼烈公不世出之人傑
而以是蒙罪抑亦天下之不幸東湖幽囚別邸作
歌題曰回天詩史彼固以挽回天運自期也

毛利氏戮三宰謝罪

福原增田國司三宰敗還慶親大怖不敢見遣人詣
讓曰孤命汝輯攝士衆汝妄以干戈驚宸極負孤父
子以朝敵之名且既開戰蓋退保天王山以收敗卒

木原曰已殺黑印
千弋驚宸極五字
或不服唯至不悔
死傷不郵殘兵真
無辭

藝因備三藩以地
勢亦不得不助長
州

一敗之餘不撫死傷不郵殘兵棄器械先遁墜我家
武名為罪大矣因摺藩上書曰三臣違臣所令擅作
語言瀆朝聽卒動干戈騷擾輦下此皆臣父子教戒
無素之所致臣悚懼不知所措乃命樊族吉川氏拘
三宰謹待嚴誅朝廷却之詔奪慶親父子官爵命幕
府出師征討幕府褫松平稱號及諱字慶親改稱曰
敬親池田茂政上書曰毛利氏之罪在不赦唯邊疆
構兵外夷窺釁當是時內動干戈糜財損人非計莫
大焉願下列藩熟議處分池田慶德亦曰假令毛利
氏有罪其地則皇土其人則王民願移征長之兵以
禦外夷外夷退去然後議其罪列藩多論伐長之不

河野曰隆盛掉三
寸舌定天下之大

可八月幕府命尾張大納言為總督越前氏副之命
各道二十一藩出兵慶勝陳不勝任辭謝再三家茂
手書懇諭曰諸藩兵氣奮興苟不乘此機鼓舞策勳
則銳氣挫折不可復為武臣為朝廷討叛逆不可少
猶豫卿雖病力先諸軍以速成大功勿失兵機十月
尾越二侯上京部署各藩海陸所向十二日二侯入
朝陛辭十五日抵大坂會征長諸藩議進擊方略期
十一月一日各軍抵敵境期十八日各口進擊十一
月監察戶川氏抵廣島移檄長藩告奉勅問罪先是
西鄉隆盛受隅州旨見總督說蕩平之策總督遣隆
盛說吉川氏吉川氏固與本藩異論三宰之敗還因

難始類戰國策士所為

藝藩訴敬親無異心。抵山口。請敬親錮三宰。聞隆盛言大悅。語曰。敬親暗愚。定廣粗暴。不能甄別正邪。故過激書生。卒得勢力。經幹意欲戮首名某某等。以謝朝廷。唯敬親父子無一定見。輒為暴說所惑。故經幹不可一日去其側。請待總督臨境。藉朝廷聲威。除此輩。以表伏罪之實。至是敬親用吉川氏言。戮三宰。函其首。命宰臣志道安房。謝罪軍門。曰。三臣實擾闕下。賤臣父子不與知其故。今也大軍征討。闔藩恐懼。賤臣父子不敢自寧。屏居寺院。謹戮三臣。函首級。以表臣父子無他。又曰。佐久間穴戶竹內中村久坂寺島來島實贊三臣暴舉。久坂寺島來島戰死。佐久間以

屢置得好

曖昧了局。尾張氏之宿謀。復起任總督。世于不得已。無所怨于長洲也。

下四氏悉捕處斬。罪魁已伏刑。請寬其餘。總督以其有辭。停各軍進擊。十六日。檢三宰首。吉川氏詣軍營。陳敬親父子伏罪狀。請哀。乃命毀山口城。出五卿鎮。激徒。是時錦小路氏已死。澤氏敗于生野。不知所往。經幹受命而退。尋敬親父子呈伏罪書。十二月。總督會從征各藩。論處分。小倉肥後久留米三藩曰。敬親父子。果悔過待罪。宜面縛獻城地。今托罪三臣。以遁其責。豈朝廷討逆之意乎。願速進軍。或曰。削防州。或曰。削十萬石。而總督不欲用兵。使廣島福山諸藩說監察永井戶川。專主寬恕。使其宰及戶川監察入疆。內檢山口毀城。見敬親父子。闔藩謹慎。無他異狀。乃

川島曰。已有諒伏
罪三字。將軍再舉
真屬無名。

稟之朝。嘉慶元年正月。召毛利筑前。命曰。諒藩主
父子伏罪。諸宰臣宜與吉川氏及三支藩。協力以靖
定封內。解散諸藩兵。西上。或請駐兵以俟幕府處分。
總督已納薩。筑藝諸藩說不省。會幕府有命。曰。護送
敬親父子及五卿於江戶。命吉川氏及支藩鎮臣屬
屯駐諸藩兵。以俟後命。總督書答曰。臣嚮因眾議。處
分敬親父子及五卿。以稟。臣已受閩外之寄。量事宜
斷行。幸諒是意。抵大坂。稱病使宰臣奏長防平定之
狀。勅上京親奏。會津氏非慶勝待毛利氏之過寬。曰
如此則茂幕府也。請曰。臣自赴江戶。促將軍入朝議
此事。會幕府命松平阿部二老。從鏡隊上京。乃勅阿

河野曰。幕府再討
固為失舉。唯尾張
氏懷味了局。亦不
為得。

水原曰。說良心不
可泯滅者。立說多

部氏東下。趣將軍入朝。幕吏亦不悅。慶勝寬待毛利
氏。又聞其激徒再起。及私交通外人狀。爭勸將軍曰。
大旆西指。於區區防長二州。何有。於是再討論起。
世論是事者。或曰。毛利氏犯關逆迹。判然。設使將
軍乘此機。令沿道各藩。大舉直發。以問其不臣之
罪。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其逼敬親父子。讓封削
土。誅反側。觀威武。唯其所欲為。而不出于此。強起
尾張氏。任閩外之職。彼不特無怨于毛利氏。嘗爭
繼嗣與條約。得罪于幕府者。宜其納島津氏說。模
稜了局。以釀滔天之禍。促幕府之亡也。嗚呼。此亦
可言而不可行者矣。蓋天地間不可得而泯滅者。

少間言語一刀兩
斷夷考當時情勢
實不外此

良心也。顧毛利氏犯闕，雖涉不韙，源其所以至此。其至誠深衷，固有可以質鬼神誓日月者。而存焉。夫朝令之不行于天下，八百年于此，而毛利氏不忍觀聖上憂鬱，先三百藩上京，奉聖旨贊朝旨，列藩聞風，爭先朝覲，未朞月，能使幕府率大小侯伯，舉二百年之墜典，俯伏于殿陛之下，其功於朝廷，遠出島津氏之上，而島津氏妬其功烈，乘親征中止，約越前宇和島二三藩入朝，排毛利氏為誤國為暴徒，為亂人，禁敬親父子入京，至其罵其臣庶為愚弄其主，無非一所以激彼怒，速彼暴，語不言乎。君辱臣死，三宰移書列藩，分疏情事，皆出于臣

薩知長可與有為
故以是為納交之
道地耳

子迫切之誠者，其決死犯闕，其心固以為一死以盡為臣之分也。故尾張氏西討，因備藝筑諸大藩，皆阻其進兵，此皆良心之不可泯滅者矣。夫島津氏嚮陷毛利氏者，至此隆盛奔走說尾越以寬大，說吉川氏以除三宰謝罪，蓋嚮陷毛利氏出于一時之權道，非自本心，故至此不忍傍觀，挺身當紛紜之衝，百方畫策以拯其危急也。嗚呼！天厭德川氏也久矣，事至此，雖有善謀良圖，固無可施也。

尊攘紀事卷六終

其大...

Blank columns for text.

